

官场

趣

事

程虎 / 著

插图本

强盗当知府

偷儿当臬台

慈禧卖官

皇帝走后门

木厂掌柜当道台

段知县判鸡

知县钻裤裆

段芝贵献妓求官

误滴的银朱

五人凑钱买官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官场趣事



程 虎 /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官场趣事/程虎 著.—2版.—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2

ISBN 7-207-00975-5

I.官… II.程… III.历史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087030 号

责任编辑:高桂清

装帧设计:于克广

内文插图:徐 高

官 场 趣 事

(修订版 插图本)

程 虎 著

出 版 者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E-mail hljmcbs@yeah.net

印 刷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总经销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9 插页 2

字 数 200 000

版 次 2003 年 2 月第 2 版 200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07-00975-5/I·200

定价:20.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目 录

六尺巷的故事·····	(1)
强盗当知府·····	(4)
高级帮闲高士奇·····	(8)
蝎子知府·····	(15)
新道台半路丢官·····	(16)
大师爷邬先生·····	(22)
奇怪的摘印官·····	(28)
袁知县公堂收义子·····	(36)
纪学士轶话·····	(38)
御赐红宝石奇案·····	(44)
长巡抚夜察仁和县·····	(52)
农夫见乾隆·····	(57)
文武百官吊石匠·····	(60)
探花联对·····	(64)
知县与乞丐·····	(65)
门丁索贿退铜人·····	(71)
九十八岁中举人·····	(74)
刘墉戏和坤·····	(75)
毕秋帆趣闻录·····	(77)
孟学道督门辞寿礼·····	(80)

粤海关司閤	(83)
孔中堂	(87)
旗主与旗奴	(90)
季知县勇焚“匪”册	(93)
州官奇判	(100)
巡抚戏知县	(103)
十年寒窗苦,不及一声噪	(104)
林则徐求雨	(106)
插天飞	(110)
官场里的空空妙手	(118)
轿夫太爷	(122)
提督吟诗	(126)
德知府冷淡降职官	(129)
八字良方	(133)
鲍总兵求救	(138)
吴知县巧遇慈禧	(143)
左宗棠死里逃生	(146)
彭大帅斩将	(150)
曾大帅升堂	(153)
误滴的银朱	(158)
段知县判鸡	(165)
军机盗走天王印	(167)
偷儿当臬台	(171)
左宗棠差官	(182)
神奇的扇子	(184)
广州城讼师斗智	(192)

皇帝走后门·····	(198)
贡生智斗沈抚台·····	(201)
木厂掌柜当道台·····	(207)
五人凑钱买官·····	(209)
升官巧遇·····	(211)
状元奇遇·····	(214)
书生联对傲总督·····	(216)
袁知府一哭升官·····	(218)
段芝贵献妓求官·····	(221)
姜道台穷途遇贵人·····	(229)
一篇文章受气一辈子·····	(235)
军机大臣与老仆·····	(239)
潘蔚如因医升巡抚·····	(242)
官瘾·····	(245)
排挤军机大臣·····	(247)
马牛对·····	(249)
巡抚升官·····	(250)
麻将桌上失青岛·····	(254)
龚道台寿宴受辱·····	(259)
太监骂尚书·····	(264)
慈禧卖官·····	(266)
知县钻裤裆·····	(270)
烧车御史·····	(275)
阎藩台督府擒凶手·····	(278)

六尺巷的故事

清康熙年间，在安徽省桐城县里，有一年，张、叶两家打起了一场民事官司，轰动了全县。

打官司的双方，叶家是个秀才，在桐城县教私塾，家境贫寒。张家呢，却是鼎鼎大名的当朝宰相张英。张英字敦复，号乐圃，康熙初年考中进士，当过翰林院编修，入直南书房，现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他的儿子张廷玉也已考取了进士，现在翰林院做官。一个穷秀才和堂堂相府打官司，双方势力的悬殊是显而易见的。

官司是为了争一条地界打起来的。宰相家要盖房子，地界连着叶家。叶家要张家留出一条路；但张家说：“我这地契上明明写着四至：‘……至叶姓墙……’既然至叶姓墙，当初你叶家盖房子时就已做满界了，现在要留路，应当两家让出地来留路。”

自古道：“宰相家人七品官”，这宰相府管家仗着家主人在京城当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竟将墙砌上了。可叶秀才却也咽不下这口气，去桐城县衙告了状，官司就这样开始了。

叶秀才与张宰相府上争地界，引起了全城百姓的关注。亲戚朋友都替叶秀才捏一把汗，劝他不要争，好汉不吃眼前亏。有些人说叶秀才太不自量力，同当朝宰相打官司，非碰个头破血流不可。可这叶秀才却偏偏固执得要命，他认定自己有理，坚持要争下去。

张府上见叶秀才这副架势，倒也就考虑起来。管家心想：主人在京城当宰相，派人进京给他送个信去，只要主人手指头微微抬一下，这知县也得将叶家驳回去。

第二天，张府派了一名家人，头戴红缨帽，身穿蓝羽缎长袍，外

罩青缎马褂，脚登粉底乌靴，骑上一匹快马，离了张府，走出城门，径往安徽通往北京的大路驰去。

“张宰相府上派人进京了！”这个消息立刻传遍了全城。

“还不是为了房屋地界的事进京搬兵去了。这件事只要张宰相哼一声，叶家就得吃亏。”

“这叶秀才也太不知天高地厚了，你一个穷秀才怎能斗得过当朝宰相？”

“自古道‘官官相护’，当宰相的谁敢不向着他？谁敢不拍他的马屁？”

“又道是‘灭门的知县’，何况是宰相？叶秀才是因小失大，将来要吃大亏。”

“这叶秀才真是书呆子，太固执了！”

桐城县城大街小巷，百姓们议论纷纷，有同情叶秀才的，有埋怨叶秀才不懂事的。众人议论了一通，都睁大眼睛盯着张府大门，看看张府家人进京会带来什么样的消息。

这天，消息又像一阵风席卷了桐城县：“宰相府家人从京城里回来了！”

“这下子叶秀才要倒霉了！”百姓们一个个都替叶秀才捏一把冷汗。

叶秀才听说张府家人已进京归来，立刻叫拢了全家，吩咐道：“听说张家派到京城里去的人已经回来了，看样子张中堂定然给府里、县里写了信。他是当朝宰相，知县、知府定会官官相护，我准备豁出这条老命去坐班房，也要争这口气。”

叶秀才妻子和儿子听他这样一说，都急得哭了。妻子埋怨道：“我当初一再劝你不要跟宰相府去打官司，你偏偏不听。”儿子也哭道：“若要坐班房，就让孩子去，爹这么大年纪，不能将一条命赔

上。”

叶家一家子正在忧心忡忡的时候，却听得门外有人叫道：

“叶相公在家吗？”

叶秀才妻子惊叫道：“瞧！这么快他们就来找麻烦了！门外不就是张家管家吗。”

“开门去，看他究竟怎么说。”叶秀才说道。

叶秀才儿子将门打开，张府管家走了进来。

“你来做什么？”叶秀才儿子没好气地说。

“令尊在家吗？”张府管家问道。

“正在堂前等你呢！”叶家儿子的话像砖块往外扔。

张府管家大踏步走进叶家大厅，叶秀才恼怒地站了起来：“你来了正好，我跟你走，是非自有公论。”

张府管家笑道：“叶相公！不要激动，我是来通知你，我们家明天就拆墙让出三尺路来。”

“什么？”叶秀才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张管家！你说什么？”

“我们家明天拆墙让出三尺路来。”张府管家又重复一句。

叶秀才惊怔了一会，突然恼怒起来：“张管家！你去北京搬兵，张宰相究竟要对我叶家怎么样，你只管说，我不许你这样来戏弄我！”

张府管家笑道：“叶相公！你猜错了，你看看我家主人写的这首诗吧。”

叶秀才接过诗笺，只见上面写道：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

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叶秀才将诗接连背诵了五六遍，诵得摇头晃脑，板着的脸孔渐

渐开朗，笑了，最后，他终于收敛起笑容，尊敬地说：

“真是宰相度量、宰相度量！”



次日，张府开始拆墙，后让三尺；叶秀才十分感动，也将墙后退了三尺。桐城县满城人都来看热闹。张、叶两家各让出三尺，合成六尺，这条六尺宽、百米长的巷子就称为六尺巷，成为桐城县的一处名胜，一直保存至今。

张宰相的儿子张廷玉后来也当了宰相，这父子宰相被人们称为大、小宰相。

强盗当知府

清康熙初年，安徽池州府来了位姓郭的知府大人。这位郭知府精明能干，到任以后，很会办事，许多历年积下来的陈案，这位郭知府都审问得一清二楚，因此上至巡抚、藩台、臬台，下至县官衙

吏,都对这位郭知府爱护尊重。

只是有一件,府里征收的钱粮,却总是不肯解省,为这事引起了藩台大人的怀疑。藩台大人特地派人将郭知府请到省城询问此事。

“现在各府县征收的钱粮均已解省,只有贵府一两未解,不知是何缘故?”藩台问道。

“大人放心,征收的钱粮都存在池州府库,只是这钱粮重事,我不放心让别人办,我打算等征收齐后,由我自己亲自押解来省。大人如不相信,可以派人与我一道到池州府库去验看一下。”郭知府说道。

藩台笑道:“兄弟久闻贵府精明能干,怎会不放心?只是朝廷派兄弟来安徽管理钱粮财政,不得不过问。我这里就派人跟老兄一道去池州府库看看,回来也省得那些衙吏们猜疑。”

于是藩台大人就派了一名精明的衙吏,跟随郭知府一道到池州,仔细查看了府库。果见府库里银两一封封整整齐齐地堆在那里,足有好几万两,银库内堆得满满的。衙吏回到安庆城中向藩台大人一一禀报,藩台大人十分欢喜,说:“郭知府为人老诚持重,办事稳妥,实在是难得的人才。”

这天,藩台大人正在衙署内办事,忽然门房进来禀报道:“外边有一中年男子,说有极机密之事要面见大人。”

“这人是什么样人?”藩台问。

门房答道:“来人农家打扮,一口山东口音。”

藩台想了半天,心想:若是京城有人来报说什么官场消息,怎的农家打扮,而又是山东口音?他猜来猜去,猜不出是什么人、什么事,就道:“你传他进来问话。”

不一会,门房带一个人来,确是农家打扮,土里土气。

来人跪拜了藩台,藩台问道:“你找本官有什么事?”



来人朝两旁一看，见有一位师爷、一位仆妇站在那里，就欲言又止。

藩台大人一挥手，师爷、仆妇都退了下去。

“你有什么极其机密的事要对我说？”藩台问。

那人迟迟疑疑不肯开口。

藩台大人脸色一沉：“你到底有什么事，还不快说。”

那人又看了看四边，见确实无人偷听时，这才低声禀道：

“大人听了休要吃惊，现任池州府郭知府乃是个强盗。”

藩台大人一听，站起来一把扭住那人当胸衣服，喝道：“什么？你再说一遍！”

“现任池州郭知府是个绿林强盗。”那人重复说道。

藩台大人手一放，坐在椅子上喝问道：“你可是个疯子？”

农民道：“小人并不疯，小人的话千真万确。”

藩台笑道：“你还说你不疯，这郭知府乃是读书之人，考取进士，当过几任知县。到池州府上任以后，精明能干，上下器重，你怎说他是强盗？”

农民道：“那真郭知府已被这强盗杀死了，这个郭知府乃是强盗冒名顶替的。”

藩台听了笑容收斂，双眼盯住农民：“你又怎地知道？”

农民诉说道：“小人乃是那真郭知府的妻兄，小人妹夫去年到池州上任，一直没有写信回家。村里乡亲来池州探访妹夫的人来后也都杳无音信。全村人都很惊疑，是以要小人亲来探访。谁知小人到了池州，在大街上见了知府坐轿出府，那轿中坐着的知府却不是小人妹夫。”

“哎！”藩台惊叫道，“你可看清了？”

农民道：“小人怎地不清？小人见知府脸相很陌生，心里十

分狐疑，就扮成乞丐进府衙乞讨，和府衙的人混熟了，就又帮府衙厨房挑水，这才见到了小人妹妹。妹妹见了小人不敢招呼，只约第三天再见。第三天再见面后，妹妹悄悄交与小人一封密信。”

“密信在哪里？”藩台问道。

农民从怀中取出密信，呈与藩台。藩台接过密信仔细观看，信中写道：郭知府领了文凭来安徽池州上任，半路上被一伙强盗拦劫。家口六十多人都被强盗杀害，只留下了郭知府的妻子和一个小儿子。强盗头目就拿着郭知府的文凭冒名顶替来池州府上任。郭知府的乡亲来探望的都被杀死在府衙内。强盗之所以钱粮不肯解省，是要等到钱粮银子全部收齐后，好带了这批银子远走高飞。

藩台看完密信，惊得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农民哭道：“小人妹夫全家惨遭杀害，小人妹妹被强盗强占住身子，这血海深仇，求大人千万替小人作主。”

藩台圆睁双眼，又一次盯住农民的脸：“你此事究竟是真是假？你说一位朝廷命官、四品黄堂是强盗，此事重大，若有假话，你要被判重刑的。”

农民说道：“大人若不放心，可先将小人看管起来，若小人有半句假话，甘当死罪。”

说一个四品知府大人是强盗，这事情太重大也太离奇了，藩台大人放心不下。好在他既管财政钱粮，又管人事，就叫师爷取来了郭知府的人事档案，一条条细细盘问农民，农民对答如流，说得丝毫不差，藩台大人这才相信。

藩台大人带着农民，星夜来到抚台衙门，谒见巡抚。巡抚听藩台一说，也惊得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巡抚大人也仔细盘问了农民一番，农民详细回答，巡抚这才相信。

“老兄看这事怎样办好？”巡抚大人询问藩台。



“依司里之见，这伙强盗有三十多人，都是些亡命之徒，且多会武术，若派人去捉拿，他们必拼死拒捕，郭知府妻儿都有危险。只能智取为宜。”

几天后，藩台派了一名库大使从安庆渡江来到池州府衙，找池州知府商议，请池州知府派人帮助藩台到各县核算钱粮，每县二人。知府应允。人派出后，一天，巡抚又派人渡江至池州府，请知府至省城议事。知府一到抚院衙门，便被巡抚派中军参将将知府逮捕。池州府派往各县的人，同时被各县逮捕。这个三十多名强盗的一伙强人全被一网打尽。

检查池州府库，已征收钱粮银八万两，强盗们打算在征收十万两银子后，便远走高飞，若稍迟几天，他们就要溜走了。

高级帮闲高士奇

康熙年间，有一天，北京彰义门外来了一个人。这人书生打扮，却没有仆从，自己挑着一担行李，累得满头大汗，进了城门就找到一家小小的客店住了下来。

这位穷书生进了北京以后，第二天便上街买了几十柄有画的绢扇。他抱着这些绢扇回到店中，将房门一关，就静静地磨墨挥毫，在扇子上写起字来。别看这书生穷得叮咣响，却写得一手好字，篆、楷、隶、草，无一不精。他在每柄绢扇的背面空白上都题写了一首唐诗，写完后，将这些绢扇郑重地包好，放在桌案上。

这穷书生姓高名士奇，字澹人，号江村，是浙江钱塘县人。他考中秀才后，几次参加杭州乡试，都未能考中举人。本来像他这样的穷秀才，全国也不知有多少，无非是找个教馆，带上十几个淘气的学童，当个猢猻王，“天地玄黄读一年”，混上几两银子糊口养着，

了此一生。然而这高士奇既然取名士奇，自负也就不凡，他不甘埋没，要向外寻求出路。他心高志大，心想若求出路在省里、府里当个幕僚师爷亦非所愿，要寻出路就当远上北京。北京乃帝都之所，天子脚下，只有到了北京才能找到风云际会的机遇。

但是，北京既是帝京，到处都是达官贵胄，风流秀士，人才济济。他高士奇初来乍到，既无亲戚，又无知交好友，那些王公大人又都深居府院，偶然出行，也是坐着轿子，前呼后拥。他高士奇空有满腹才学，一笔好字，却又巴结不上？他想了半天，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于是，他才从腰里为数不多的银两盘费中狠心地抽出了几两银子，上街买来了这些绢扇。

高士奇写完了绢扇，向店家要了两碟小菜，一碗糙米饭，胡乱吃了下去，就上床睡了。

次日清晨，高士奇起床梳洗毕，拿着几柄绢扇就离店上街。他一路走去，遇到一处高门大厦，就向附近百姓打听一下这家是谁的府第，然后就上前将绢扇抽出一柄送与门房。旧话说：“宰相家人七品官”，这些王公大臣府第的门房，架子也不小，遇到人们有事要想谒见府里的主人，这第一道关卡就是门房。他不替你通报，你就不得其门而入。为此，谒见的人到了大门，都要先送给门房一笔钱，俗话就叫“门包”。但高士奇来找门房，并非找主人有事，只是平空的来送门房一柄扇子，门房上也就都乐得收下了。

高士奇送了几柄，不觉来到一家府第门前。只见这家府第建筑华丽，气象恢宏，问了问旁人，道是武英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明珠的府第，高士奇的心不由得一震。

这明珠是满洲正黄旗人，姓纳喇氏。他三十岁就当上了内务府总管，二品大臣，现在是当朝宰相，掌管国家人事大权，康熙皇帝对他十分信任。高士奇想，我若能在明相国的府上得到机缘，何愁

不能青云直上？于是他手捧绢扇，径向门房上走来。

“你是什么人，大胆乱闯？”只听得一声断喝，一个肠肥脑满的彪形黑大汉挡住了去路，像老鹰抓小鸡似的劈胸抓住高士奇的衣服。

“请问总管！这里可是明相国的府第？”高士奇满脸堆笑地问。

黑大汉将高士奇一推，松了手，骂道：“你狗眼瞎了！耳朵聋了！堂堂的宰相府你也不知道？”

高士奇躬身施礼道：“晚生是江南人，初到京师，多有冒犯，尚请总管海涵！”

“你不要咬文嚼字，到底闯进相府来想干什么？哎！”黑大汉多眼盯着高士奇的脸。

“晚生不为什么，也不求见府上那位大人。晚生这里写了把扇子，想送与总管，尚乞总管笑纳！”高士奇说罢，将手中的绢扇递了过去。

这门房黑大汉接过扇子一瞧，这柄绢扇制作甚是精巧，绢扇一面画着一幅仕女图，一面写了一首诗，便问道：“你这扇子卖多少钱？”

高士奇笑容满面：“晚生怎敢要钱，是特地带来送与总管的。”

门房一听，哈哈大笑：“我说你这人真是个书呆子，我与你不亲又不邻，从来没见过面，你平白无故地送我这柄扇子干什么？你老实说，到底有什么事要求我？”

高士奇笑道：“晚生确实不为什么，只是初到京师，举目无亲，慕相府之名，所以写了这柄扇子来送与总管。今后不论何时，总管有能照顾我的地方照顾我一点，也就是了，此外别无他意。”

门房惊异地看着高士奇：“嗨！你这人倒十分有趣。好，扇子我收下，有事再找你。”

“谢总管！晚生告辞了。”高士奇一拱手，转身就走。

“你回来！”门房突然叫道。

高士奇吃了一惊，急忙回转身来。

“你这人到底叫什么名字？你不留名，我到哪找你去？”门房板着脸说。

“晚生姓高名士奇，浙江钱塘秀才。”高士奇答道。

门房指着扇面问：“这扇上的字是你写的？”

“正是，字写得不好，请总管指教！”高士奇谦卑地说。

门房又哈哈大笑：“这玩意我是外行，看起来好像写得还好。我问你，你真是秀才？”

高士奇一本正经地说：“晚生怎敢在总管面前撒谎。”

门房道：“我告诉你，我有个儿子，今年也有七八岁了，每日里在家贪玩淘气。我想叫你教教他读书识字，将来也弄他个秀才、举人、进士当当。你愿不愿意？”

高士奇一听，门房要请他教儿子读书，那真是求之不得的事。这一来，他的脚就算踏进了相府大门了，以后时间一长，自然就会有机遇。于是连忙应允道：

“蒙总管如此错爱，晚生真是感激不尽。”

于是门房打发车子到客店中将高士奇的行李接进了相府，高士奇就每日为门房教子。但是，侯门深似海，高士奇虽身在相府，那明珠宰相出人前呼后拥，警卫森严，还是无法接近。

也是高秀才合当发迹，这天，明珠相国有急事要修书数封，可相府里虽有几个文人，这天偏偏都不在府中。明珠相国十分着急。门房见主人这样着急，就说：“奴才请了一位教师，学问很好，一笔字尤其写得好，奴才叫他来怎样？”明珠一时无奈，便道：“你马上叫他来。”